

纸上思量

朱以撒◎著

纸上思量 朱以撒◎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上思量/朱以撒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8. 1

ISBN 978-7-80186-794-0

I. 纸… II. 朱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6654 号

纸上思量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40 千字

印 张: 10

插 页: 2

印 数: 0,001—3,100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86-794-0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在风中长大 / 1
无尽的手 / 17
这些忧郁的碎屑 / 36
穿过城市的尘埃 / 47
暗影 / 58
站着的和躺着的 / 65
淋漓 / 73
那饱满的,汁液的 / 81
逐渐轻盈 / 88
绝版的暮春 / 96
绵长的呼吸 / 104
藏匿 / 113
邂逅 / 122
纹路 / 132
伸出手来触摸 / 139

阴翳 / 147
纸上思量 / 154
如风吹过 / 161
夜晚里飞翔 / 166
窥探 / 171

收藏者 / 176
不移之物 / 181
持抱不放 / 186
坚持的钉子 / 191
怀抱 / 195
凝固的场景 / 199
底层的微粒 / 204
无序 / 209
隐约 / 214
坠落 / 219

烟水 / 224
前夜 / 229
天道 / 233
隐蔽 / 237
羽衣 / 241
眉批 / 245
渐渐 / 248
沉浸 / 251

背景 / 254

灯盏 / 258

视角 / 261

拐弯时节 / 264

向下 / 268

脆弱 / 271

随手 / 275

疏离 / 278

转头 / 281

遗风 / 285

巷变 / 289

低语 / 293

符咒般的皮毛 / 296

原味 / 299

牵挂 / 302

晚唐遗梦 / 305

走过残局 / 308

垂露 / 311

后记 / 315

在风中长大

年复一年地在讲台上讲授中国书法，不断地变换讲话套路，加入不时出现的新见——这些由我自己感受到的，极力传导给学生的，其中就含有我许多的偏爱。

我和那时节的古人一样，喜爱用风作喻。风是无形之物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不像其他喻体那样坚硬，非得把外壳撬开了，才知道里边裹藏着什么。风的缥缈无着，当然也更适合于感悟、意会。我乐意用无形来指代有形，也就是想让感觉模糊一些、虚幻一些，不胶着于一笔一画。遇上脑袋瓜太实在又执著不化的学生，我就显得无奈了。

我经常运用的是这么一些与风有关的比喻：

索靖书如飘风忽举，鸷鸟乍飞；
王献之书如大鹏抟风，长鲸喷浪；
米南宫书如风樯阵马，快剑斫阵；

.....

诸如此类，很多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许多学生离开了教室，回到自己生活的现实

圈子，笔迹被实在的日子冲刷得东歪西倒甚至恶俗不堪。不过我想，他们对于我的妙喻，应该记忆犹新。

一个如此热爱以风作喻的人，内心深处肯定潜伏着不尽的风源，被风裹挟着，在风中一点点地长大——我想起孙行者惯用的一个动作，就是把细微的毫毛放在左手掌心，吹一口气，这就是风，霎时，掌中兵将成形、壮大，化为无数。

说风，可以从我小时候居住的环境追溯过来。夸张地说，这个滨海小城，走几步就可以看到逐排推动的雪浪花；而城市的另一面，则是终年绿意披拂的高山。这个小城的古典气味，就在海风和山风的冲兑下回旋，漾来漾去。从童年的眼光看，生活的步调就要比坐落在盆地里的人生要快捷得多——灵活精明，善思妙悟，甚至要比同时代的人更早领略乘风破浪的滋味，到南洋谋生。

一个城市充满风声，它的步子停不下来，它停下来的时候，城市已经没有生机。

当我第一次走出家门，进入街道，这个小城主要街道就是十字交叉，分别延伸到东西南北带着稻花和藕塘气味的田野。小城自有小城的格局，它的巷子尤其多，如毛细血管一样地扩张到每一个家庭的后门，通过小巷，风吹满每一家庭院。

小城人家安然地度着夏日，每人一把蒲扇，指掌轻轻收住扇把，左右摇动。黄昏到来的时候，妇人必将挥动蒲扇，将麻织帐中嗡嗡嗡嗡的蚊群驱散，放下帐子，掖于席下。邻居只隔一层木板，晚间醒来，可以听到隔壁摇动蒲扇的声响，扇了几下，扇子掉落在地，人翻一个身，睡去，七块木板拼就的床缝，发出咯咯声响。一个人夜间翻动的声响都为邻家觉察，这个夜的静谧，走到了一天之中的极致。一个没有任何降温设备的居家生活，从夏日里窥探到了它的朴素和简单，同时充满了对于气候轮转的乐于接受，还有婉约的调整，调整到稍稍适应即可，用一把充满草香的蒲扇。这与如今终日在写字楼内，空调的使用使整座大楼冷飕飕不同，

白领可以在夏日穿着笔挺的西服，却不知，一个人不感受夏日之炎热，是辜负了这个时节固有的赏赐。我很少听到人抱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夏日的不是，它与人的需求距离相差不远。一个还没有高楼大厦的小城，在低矮的建筑上同样揉入了匠心，巧妙地引风转化，穿过每一个居室，甚至可以放下蒲扇，眯起双眼品咂一番。

整个夏日，我奔跑于家中的林木菜园中，品尝着园中桃子、木瓜、龙眼、番石榴，还有西红柿、地瓜和花生。这后两种，生吃才见出滋味的独特。而人在西红柿畦中穿行，绿枝绿叶有些软刺，脆弱中易于折断，泛起不可言说的气味，这是我少年时一直困惑、无法描绘的气味，而且我也没见过哪个田园作家写出这种奇异的味道。少年时写不出来，至今更缺乏这种能力了。成年后我再一次触动西红柿时，这些变种的植物，已经不是我少年时期的土壤里的那种枝条，还有气味。自然，果实在颜色绚丽的外表下，硕大远远地超过我栽种的本地品种，托在手上沉甸甸，发出妖冶的光亮。果实的最终目的不是观赏，而是品尝，在入口咬破皮层的时候，汁液溢出，我无比陌生——这些同样冠之以西红柿的果实，已经走到原有滋味的另一端了。孩童捧在手上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咬食，我想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告诉他——原有的西红柿比这要美味十倍。就像过去，那一阵风过去了，就永远地过去，不再回头，可以套用一句话来表达：没有一个人两次被同一阵风吹拂。

在一个朴素寒俭的家庭，没有电器缘于没有必要，同时也缘于对它的陌生，超过了生活经验的积累。总是在晚饭的时候，借助夕阳的余晖品尝，每一口饭和菜，都充满芳香。一盏忽忽悠悠的煤油灯摆上了桌，火舌温柔、委婉，昏黄暗淡，却可以照见一家老小。在摇曳的火舌下，厨房里是母亲熟练运动着的双手，碗碟正在被刷洗，暗中反射着寒光。没有电灯通明的老宅，简陋中透着温馨，是一种干稻草堆那般的温暖。作业正在紧张地过目、过手，一些题解不出来，想得久了，一直下不了手，后来下手了，也是

往歧路上走，心不禁慌了起来。心慌与煤油灯的消耗成正比，渐渐可以看到灯油在瓶子里耗下去的痕迹。后来，我的动作敏捷及性子猴急，我想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煤油灯的少年时代。每一分钱都要靠算计来使用的家庭，遵循的就是快与省的原则——当作业实在做不过来，那么，快上床是最好的方式，待到明天一早，借晨光的熹微，继续攻读，无疑是最佳的策略——既节省了油资支出，又充分地接收了上苍的赐予。家庭生活的简朴，不仅靠成年人来身体力行，一个孩童也会为细节而努力。

油灯火舌跃动或者摇曳的时候，我看见了风，还有风行走的大小速度，心里随着火舌的动弹发颤。伸出掌来维护，生怕灭于风中。风在老宅制造着不安的声响，我心惊肉跳的时间都在夜晚。每一阵风过，剥蚀白灰的土墙、开裂的木板房，洞穴无数，总是迎风发出不可拟声的消息。昏暗使风的力量神秘莫测，远处不断有声响传来，是枯枝折落坠地，还是成熟的木瓜下坠的沉闷，大人无暇顾及，孩童满腹狐疑。枯黄的叶片在地上，叶片尖锐的棱角随风推着，与大地做终结时的热吻。中国的民间传说，鬼怪狐仙，都是诞生于夜里乡间的，乡间更具有产生各种奇幻、神秘情节的温床，它的广袤、幽暗、深远以及草木峰岭对于色彩的阴翳作用，越发使稀疏的人烟不足为道。蒲松龄明确地说：“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！”一阵风来，故事随之展开，我在整个少年时代一直莫名其妙地狐疑着、恐惧着，积久成病。夜间目力达不到的地方，都隐藏着于我心灵有害的不明之物，即便大着胆子前去查看清楚，我依旧以为它转换了另一种形式，在另一个地点重新潜伏了下来，伺机作怪。晚间睡眠很浅，警觉的过度让人很累，以至于白日上课难以精力集中。如此这般，一直到筋疲力尽。一个人对于白日和夜晚的感觉那么悬殊，要追究一个原因，主要是风的走动，许多薄浮的东西被搬运着，许多不明的气味转换着。当一个人的目力呈现出无能时，人心对于这种推动万物的力量存在

敬畏。

我想,只能这么归结。

相比之下,从山间吹来的风要犀利爽朗得多,迎面而来的坚硬,肌肤生出了抵御。在夏日的艳阳下,身前身后的风追逐回旋,让贪恋蹦跳的少年充满冲动。这往往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,与风同行同往,一不留神就攀爬到高高的番石榴树顶,随着枝条的前后摇曳,俯视黛瓦粉墙,一阵目眩神摇。我的忧郁是从秋日里生长起来的,即使是晴明的光线,我能够感到阳光的韧性减弱,还有随之而来风声中携带的肃杀和萧疏——有一种感伤的气息逼近了。这时我还是一个十岁的少年,在课堂上从午后第二节课开始,内心就隐隐不安起来。学校是原先的夫子庙,范围不小,空地上杂草丛生。最要命的是有四株百年以上的老榕,枝丫横生交错,没有节制,阴翳的气息敷衍开来,散发四合。天色未暗,校园已经阴影重重,隐秘游走。这个时段,我最担心的是又轮到课后打扫卫生。人都走光了,连同教师与工友,还有一起进校出校的邻家同桌。很少的几个人负责扫清幽深的走廊、昏暗的教室还有通向主席台高高的石阶。秋日永远扫不完的落叶纷飞,让人心乱如麻,连长青的榕树都留不住轻轻的叶片,落在脖颈上,一阵冰凉。当一个人沿着僻静的小路回家,秋风渐厉,卷起尘土,人迹萧然。原本应该保持快乐的少年心情,此时无论如何也痛快不起来。王子敬称:“从山阴道上行,山川自相映发,使人应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际,尤难为怀。”在秀丽的南方发出这样的感慨,可见秋冬构成了内心的紧张。万千生命即使是在滋润的南方,也出现了质的变化,悄然从高高的枝头脱离,掉落在一个正在长大的少年面前,过早地预告了生命最终的结局,这是不是一种无言的残酷啊。倘若我生长在北方,忧伤定然加剧,一株没有叶片的树如生命故去。恰逢功课未完的少年,他畏惧的算术,卡在了很难解开的追及问题上——题目通常是这么展开的:出题者设置了两个运

动状态,一辆车先出发,时速每小时若干公里,中途几次耽搁。接着又一辆不同时速的车出发,追赶中时有停留。最后问:两辆车在多少时间之后得以会面。遇上这样的题目,我不止一次地萌生出绝望感,不知如何下手解开运动中的玄机。如果可以转换,宁肯多写几篇作文。晚秋,对于一个善感忧郁的少年,每一天都盼望着在夕阳下山前的嫣红里,一身轻快地走出这片阴翳之地。

冬日很快就降临了。闽南的冬日谈不上寒冷,却因风大,身上的热量一次次带走。此时我转到乡村一所小学,和父亲寄宿在校。学校在旷野上,四周只有田野,还有一条横穿的公路。人被穿行不息的风吹瘦,我是很有体会的。肌肤抖瑟,肩头紧锁,脖颈深陷于领口,这种冬日常见的姿态,猥琐拘谨,总是要到春分之后才舒展开来。没有物遮拦的风,集中汇聚,旷野纵横。晚间惊醒听风,如军团运动般呼啸推移,明日,一定有许多人找寻不到自己留在户外的物品,却惊奇地发现一些陌生之物来到了门前。动摇的、坚定的、轻浮的、厚重的,在风力之下一一显出质量的具体成分。人是难以移易之物,岁数那么小,坐在只剩下窗框的教室里,两颊通红中带着细微的黑色裂痕,像一枚彩釉的外形。风一过,屋顶就要窸窸窣窣地撒下一片尘泥。求学的少年甩了甩头发,耸耸脖子,吹一吹课本,就看到自己脚趾开裂、手背开裂。教师的脖颈上围着肉色的围巾,一端在胸前垂了下来,比夏日里一身短打斯文了许多,让人想起《青春之歌》,想起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。后来一些青年教师的扮相,就是以“五四”模式设计的,文弱、清瘦,又有激情。冬日的寒风改变了师长的形象,田里的劳作基本结束,绝不像夏日里在自留地上忙乎后,满头大汗地站在讲台上。作为学生,还是信服冬日的教师形象,他慢条斯理的板书速度使整个班级松了一口气。

忙碌到头的农耕人家,此时慵懒起来,和夏日分秒抢收抢种的紧张相比,此时慷慨地浪费时光了。挨着坐在背风面阳的教室

墙根下，眯着眼睛暴晒已经松懈下来的身体。面对十点钟、十一点钟的太阳，有时有意地看一下太阳，让眼睛渗出眼泪。时间大量过去，老半天坐着不愿起身，如果中途又来了一位，打个招呼，就从中间塞了进去，使缝隙消失，温度留存。甚至平素有些瓜葛的人，为了阻止风将热量带走，也若无其事地靠紧，已无旧日怨艾。这样的人多了，时光停滞下来，风霜雕刻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像是永远地将这个姿势持续下去。冬日是西北风肆虐不拘的时刻，却是农耕人家最为懒散的季节，为自己的懒散足以找出一百个理由，深深地沉醉着自己的身体。不远处，有一户人家的烟囱率先冒出了炊烟，紧跟着又有几家，不断上升的炊烟，在乡村的空中交融混合，风来吹斜吹断。墙根下的男人除了交流一些对于农家生活最基本的信息之外，就是由静坐中见世面的长者讲述一些奇闻逸事——这些话题都有一个特点，不偏离现实生活的主题，不偏离饮食男女生存最基本的要素。当然，这些话题的结果要使人开心，因此讲述者已经游离了真实的细节，增加了虚饰的成分。他们哄笑起来的时候，声浪吹入了教室，我看到斯文的老师皱了皱眉头，却没有制止。他的忍耐是对的，制止不会有什么效果。一个再小的村子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，有多少个冬日，这个墙根下整个上午都是暴晒的人体，养神悦性，当阳光能给冬日的肉体带来温暖，为什么要放弃这活生生的诱惑？在课间操奔跑取暖的少年眼里，只有如风一般运动，才能带来心灵和肉体的舒畅。人在奔跑中面向远方，使课堂上静坐的沉闷一扫而空，一个在风中狂跑的少年，他的心事一定比安坐着的成年人新奇和波动。“只有等死的人才如此无动于衷”，后来，我看到了一些垂垂老矣的人如石头一样，眯着眼半日不动，任风吹拂，我就不恭敬地想说这句话，一个人离解脱的时日，近了。

有一些人注定要离乡背井，到更广阔的空间接受风雨的扑打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谈论这些，充满着自豪和骄傲。而后，逐

渐起疑甚至颠覆了整个信仰的基础。

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,自己也成为一个农民,也许我对于底层的生活状态,永远都停留在教科书的段落里。

如风一样的忙碌,在这块贫瘠穷困的山坳里,世代品咂着地气的荒寒,还有地脉的衰弱。孩子很多,与长夜的无聊有关,土地却一直长不出旺盛的庄稼。如风般穿行于山间地头的男女,似乎歇下来就是一种罪过。贫穷使人的行为划为两极,不是绝望罢手,就是倾尽全力,捕捉星星点点的可能,这也是人生一种十分细微求生的功夫。在秋风扫过的田野,卸去重负使田野分外辽远,总是可以看见有人低着头,注视着脚下一尺见方的土地;或者以谦卑的姿态蹲着,手扒拉着。这片田地不久前收获了稻谷和红薯,即便饥饿使人相当的细心,也会有些许遗漏。他们在秋风扫荡中不急于回去,就想着捡捡漏。也许地角边上有一株刚刚顶出土层的紫色薯秧子,下边连带的是一大砣的薯块。至于遗漏的稻粒,金黄色的色泽在黑黝黝的泥土中格外醒目,只要有耐心捡拾,收益总有。一个人的生存也许就是通过细微的动作来维系、通过微小的颗粒的捡拾填补空缺。寒居的人把一切有助于养生的颗粒看得很大,生活的坡度很陡,正是这些细小的颗粒使他们能够蹒跚地走过去。

我惊奇地发现,在每一家谈不上有什么财物的居室里,土墙都砌得分外厚实。这里什么都缺,惟独不缺泥土,这使他们建造一座遮风挡雨的房屋时,什么都简省了,而筑墙的泥土在使用上却格外地上心。墙体宽厚,是用三合土夯就的那一种,这几乎是整个山村建筑的复制——对于长年劳作在山野中的人来说,回到家中能够很安稳地睡上一觉,这种念头本身是很有实用价值的。在外人看来,没有什么财物却如此重视墙面的厚实,他们一定是十分看重自己的内部需要的。当城市的居室为了采光,多处设置窗户,甚至客厅的墙就是一整个落地玻璃,我发现这里的房屋拒

绝开设窗口,如果不是为了进出,恐怕连门的设置都要取消。这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设计——什么都浸透在黑暗中。有好几次从外边进入,眼力完全消失,好一阵,昏暗的居室才显出层次,显出坐在木板床上的一个老嫗。除了上好木料做成的床、桌、椅之外,那些囫囵一团的咸菜缸、酸菜缸、酒坛、便盆显出轮廓。在这个闭锁的白日里,气味发酵、膨胀,熏染着屋内的竹木制品,连一小条细微的裂缝,都藏匿着浓郁的气息。这些气味令主人恬然入梦,抵达梦境的美好深处。在农家宅院里,没有什么是过时之物,什么都可以利用,因此垃圾尤其少——草木灰满了,掏出来就是上好肥料;菜头菜尾,可以作为猪的食物,甚至一切用具,都是竹木制成,避免了功用之后难以化解。我见过几架失去利刃的犁耙,完成使命后静静地靠在后院里,像书生舍不得丢弃用秃了的一杆毛笔,把它插在笔筒里。

饥与寒,是精神与肉体不堪忍受的两种感觉,国歌的开头就点出了它的严重性。它们总是如影随形地交合在一起,成功地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。我对这二者的体会是切身的——当一个人在果腹的要求得到满足的时候,他的寒冷度就相对降低一些;同样,一个不受寒冷的人,即便饥饿,也不至于使他失态。可怕的是这群在寒风中抖瑟的人,同时被饥饿占有。风中的人尤其清瘦、干巴,缺乏神气。人们终日劳作,就是要驱散饥饿的感觉,这种感觉的不堪,在于它易于瓦解人的灵魂、意志,不再情愿按正当途径生存。勤劳致富从理论上说是不二法门,但它隐去许多必须具备的条件,只是孤独地凸显了勤劳。事实证明在一些地区,如我生活过的山村,勤劳致富显出了苍白,多少世代勤劳的农耕人家,始终与饥寒并行,勤劳无法改变命运,如同风,撼动不了一方顽石一般。一些老者在我眼前走过,都有一种被风干了的感觉,皮肤古铜色,点缀深深的老人斑点,骨架突出,被皮包着,皮在没有骨头的地方低陷了下去。他们的上一代没有因勤劳而致富,到了他这

一代,衣食住行全无改观,只是劳作依旧,内心的渴望更加强烈。上一代到下一代,几十年的过程里毫无转机,没有谁从这一代代空手而归的行迹里深究内心的隐痛。在我待到第二年的时候,整个田畴上的周期轮回了一趟,整个劳作的程序、手法也过手了一遍。周而复始,从熏风南来,新燕啄泥到北风劲吹,刮骨割肉,这个现实的周期摧毁了我许多毫不奢侈的理想,甚至要效仿那些无法抵御饥寒逼迫的青年铤而走险,怀抱危险毁灭的倾向,要迈出去,只是瞬间。我只能庆幸,这些几代人一直忍受下来的农家,以自己忍受贫穷、困苦的耐力,使这个社会得以稳定。他们是社会底层最稳定的基础,胆小、本分、守成,还有逆来顺受、听天由命的软弱,已经不是当年陈胜、吴广之辈的血性。在共同生活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和这些山村父老迎风而走,艰辛从风中穿过,随风飘散。

迎风而走,登上高山。一夜狂风扫荡,满目都是摧折的枝条,还有白生生的茬口。越是高大挺拔的树木,越是不能避免,树大招风,这是一个自然现象,也是一个社会现象。青松是那个时代人格的象征,看到青松就会想起它的兄弟——腊梅和翠竹,这些寻常之物,直到现在还多多少少地代表一种正气凛然、宁折不弯的力量,它们具备了与另一股势力对抗的品质,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毁灭。在一个充满教条的灌输时代,松树无疑是最为直观而感性的喻体,在山村里举目都是,而在城市里也得到了大量种植,似乎要把人都培养成松树那般的人格,才是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一个人挑着柴担,站在狂风扫过的松林里,一种自我保全的心理占满了全身。如果一个人不本能地思考这一点,人生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事实上,一代又一代村民也是怀抱一点可怜的全身心理,生而为人的喜悦,冲淡了他们对于粗粝、贫瘠生活的埋怨,忍辱负重。一个完全是民间哲学家的老农让我看看摧折了的大树下的茅草,这么强大的力量,茅草由于和顺、柔软,毫厘不损。

刘禹锡说得好：“风行草偃，其势必然。”低低头又怎么样呢？在一个崇尚青松的时代，很少人注意这一点，甚至不往这方面思想。山村生活使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，所谓的原则、气节、格调、境界都是人定下来的，你认可了才有价值，不认可，它什么都不是。在做一个有原则的人之外，我们还应该做一个灵活机动的人。生存更需要灵活，而不是原则。我看《晋阳秋》，书中说：“太康以来，天下共尚无为，贵谈老庄，少有说事。”为什么少有说事，玄说玄远，云遮雾罩，而一说事，则要触人之是非，这就危险了。所以《安身论》说得透彻：“崇德莫大乎安身。”士人们如此，具体到一个农耕人家，远离原则实属正常。他们处在一个变数很小的空间，充满了天意的生态圈，古今同调，只是人事已非。人与天是无原则可言的，水田中的人生对于天就是顺和，干旱或洪涝时节还须苦苦祈求，从鲜亮清新的村姑到皱纹满脸的老妪，一辈子能坚持住什么？人的本性中都会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血性，不愿过苦日子，不愿低人一等，更不愿子孙循旧辙家道中落。如今，已经降到了最低的限度。一个人不时修正自己的处世原则也无可非议，毕竟生存为大。

比起挺立的青松，我还是更喜欢青松脚下切实求生的小草。

这段时间里，我反复读的是一本从老乡家中找出的竖排魏晋诗集，前后数页已经被撕去卷了土烟，剩下中间薄薄的一部分。很凑巧，阮籍的几十首《咏怀》不曾损伤。在乡间的黄昏，在黄昏时的风起，一个人坐在村尾的老樟树下，随手翻动几页。阮籍的愁苦，有许多愁苦都付与黄昏，写着黄昏时日益加深的忧思，还有黄昏的风带来的悲凉：“回风吹四壁，寒鸟相因依。”时代相差那么远，个性也截然相反，那时的风却一直能够吹到现在。在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村子里，日子更遵循质朴、简单，表达更趋于寡语、沉默。罗伯特·勃莱说过：“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。”的确如此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，一点好的先兆就让人易于满足，嗅着花